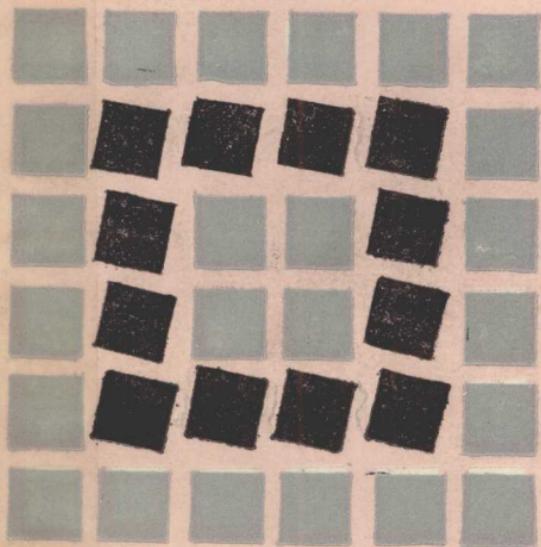


新疆文艺评论丛书



民族文学漫评

张越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29

8

新疆文艺评论丛书

民族文学漫评

张
越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一九八七·十·

民族文学漫评

张越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本 4.75印张75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71—0186—8/I·81 定价：0.80元

在心灵的桥上相识

——序《民族文学漫评》

王 堡

新疆，早以“丝绸之路”的腹心地段著名于世，它曾是中原文化、波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交关荟萃之地；新疆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满、达斡尔、塔塔尔、俄罗斯等十三个民族世代繁衍生息于此。每个民族，都有他诞生、发展的历史，而在其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和语言特点，必然使他们拥有本民族自己创造和传承的、区别于他民族的文化艺术。“没有文学艺术，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是难以生存和继续的。”^①文学艺术即是该民族存在的一个明显的重要标志。各少数民族的文艺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文化也正是因为它的多样性而显得光辉灿烂，瑰丽奇姿，云蒸霞蔚，溢彩流韵。

张越在新疆工作近三十年，对新疆少数民族及其文艺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近十年来，他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民族文学资料的基础上，比较集中地发表了一批探索民族文学方面的文章，无论在选题、内容、论述及引用材料方面，有理有据，民族特色夺人之目。这不仅对于推动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它的更大意义，还在于它对增进民族团结及各民族文艺的交流与发展，起到了十分有益的作用。“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是各族人民兴旺发达的保障。少数民族只有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家庭之中，才有前途和繁荣可言。汉族人民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人民。”②而民族团结，必须以思想上的相互理解、心灵间的相互沟通为前提，这就需要加强对民族文学的研究。现在，呈现在读者眼前的这本《民族文学漫评》，共收集了张越论述民族文学的十二篇文章，它犹如十二根桥桩，为新疆兄弟民族和汉族等各民族的文艺交流架设起一座心灵的桥梁，愿有心的人们在这座桥上相识，相亲相爱。

● I

说起民族文学，《学一点少数民族文学》这个问题提得好，这是研究民族文学的首要问题。文章虽不是宏篇大论，但它的内容全面、系统、充实，作者从宏观角度，在文学历史发展和各民族间及中外文学交流两个方面，即纵向溯源和横向比较中，探讨少数民

族文学的地位，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渗透等问题，从而正确认识少数民族对祖国文化事业的卓越贡献。其运用材料纵贯古今，横联中西与众多民族，探讨和回答了少数民族文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同时向读者展现了繁富多彩、奇境独开的少数民族文学世界。

民族文学的划分，长期以来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的狗题，张越在其《试论民族文学的划分》一文中，着重从民族出身、反映生活、使用语言、民族特色、作品影响等多方面、多角度探究了划分民族文学的理论问题。明确提出以作家的民族出身、作品所反映的民族生活、作品使用的语言文字为决定条件的三因素，以区分作品的民族归属，并以当代各民族文学作品与民族作家为证，也涉及我国古代民族作家与某些外国民族作家及其创作为例。这是作者的理论核心，也是全文所有观点整体联系的框架。这个观点颇具创见和富有启发性，不仅引起理论界的兴趣，而且博得众多的民族文艺理论研究者的赞赏。

《小议民族特色》和《开拓借鉴之路，提高作家素质》，主题相近，可看作姊妹篇。文章不长，却有棱有角，笔触犀利，别具新意。前者议论了民族特色的内涵和探索民族特色的途径，以及打破创作思想上的某些禁锢，才能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后者阐明民族作家须具有丰富的知识和一定的汉语、外语水平，才能开拓借鉴之路，打开通往人类文明的宝库。问题开门见山，论述深入浅出，对民族文学的创

作和现状必然能起到一定的观照作用的。

● II

维吾尔族，向来被称作“诗歌的民族”。这一称谓，十分形象地说明了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和诗歌分不开。著名的古典诗歌如《齐斯塔尼·伊里格拜克》、《阿弗拉丝亚甫》、《欧胡孜汗》、《胡瓦斯·阿那菲德》、《乌古斯传》、《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突厥语大辞典》不仅是语言和历史学科方面的重要文献，而且还保存了大量哲理深刻的优秀诗篇。这些名著，犹如秋空的星点，争相辉耀于祖国的文苑天穹。

读《爱国同怀赤子之心》，我们又相识了一批维吾尔现代、当代的著名诗人和饱览了他们的代表作品，诸如黎·穆塔里甫、尼米希依提、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克里木·霍加、艾勒坎木·艾合坦木、乌铁库尔，还有在中年诗人中有一定代表性的麦合买提江·沙特科、阿布都许库尔·穆罕默德伊明等等。

维吾尔现代新诗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彻底反帝反封建的诗歌。从抗日救亡运动中脱颖而出，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爱国主义诗人黎·穆塔里甫开始，以至后来数不清的接踵而起的诗人，他们的诗，始终贯穿着一根红线，即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揭露、坚决斗争；对社会主义前途衷心向往、热烈追求；对祖国、故土的深厚感情，远远胜过伊斯兰教徒对天方圣地的崇敬，比对圣地的感情更深沉、淳朴，

美好、真诚。

本世纪二十年代，是维吾尔现代诗歌在思想、艺术上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诗坛的时代。五四运动的风雷揭开了新民主主义的序幕，十月革命的火光照亮了被压迫、被剥削人民争取解放的道路，这些都使维吾尔族先进的知识分子觉悟起来。他们以诗歌为武器，揭露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反对压迫剥削，争取民主自由，宣传爱国思想，这就是维吾尔现代诗歌发展的道路。维吾尔诗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诗作，实在是不胜枚举的。“千古英雄，爱国同怀赤子之心”。歌颂祖国、故土，抒发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正是维吾尔诗人们爱国赤子之心的艺术写照。

在《民族文学漫评》中，作者还对黎·穆塔里甫、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克里木·霍加三位诗人及其代表作了重点评介，也是极有意义的。

黎·穆塔里甫的诗歌创作活动，正是在中国历史进入战火纷飞的、庄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中国共产党派遣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一批优秀党员和以茅盾、赵丹为代表的一批著名作家、艺术家来新疆，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革命文艺活动，使新疆多民族的现代文艺得到了蓬勃发展，这对于黎·穆塔里甫后来成为一位心怀人类解放事业、紧握笔杆、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文化战士、爱国诗人，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黎·穆塔里甫创作中，饱满的革命激情，强烈的战斗风格，真实的时代写照，变化多样的艺术形式，

使他的创作成为那个时代维吾尔文学的旗帜。

黎·穆塔里甫的一生，虽然只度过短暂的二十三个春秋，但他的笔、情感、战斗的灵魂，全部奉献给了时代和人民，不愧为现代维吾尔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的诗篇，在维吾尔诗歌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坚实的丰碑。

铁依甫江·艾里耶夫是当代维吾尔族才华横溢、成就卓著的诗人。他的诗歌，不仅为维吾尔族人民所熟悉和热爱，而且受到了我国各民族读者的称赞，在我国少数民族诗人中享有崇高的声誉。

铁依甫江·艾里耶夫是一个具有鲜明艺术个性和明确的美学追求的诗人，他以写抒情诗见长，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各种类型的抒情诗；同时，他又是一个富有政治敏感和时代精神的革命诗人，党、祖国、民族、人民的前途与命运，始终是他诗歌创作抒写不完的重要主题。然而，他的抒情方式又决非陈陈相因，沿袭旧套。他的抒情之作，既有清丽秀润、趣味隽永、富有民歌风味的爱情诗；又有明朗欢快、豪壮奔放、激人奋发之作；还有句句如火、字字炽热、喷涌而出、动人心魄的篇章。

张越的《饱蕴人民心声的诗章》一文，对诗人的代表作品和艺术风格作了微观探幽，层层开掘，丝丝入扣，颇有见识，论述令人信服。

克里木·霍加是一位精通汉语的文学翻译家，又是深深植根于民族生活土壤的独具特色的著名诗人。正因为如此，他的诗，就有着鲜明的融合了维吾尔、

汉两族诗歌之长的印迹而独具风采，也体现着维吾尔族与汉族文化交流的结晶。

克里木·霍加的诗作，以内容丰实、思想深刻、形象鲜明、情真意切出众，具有较强的时代特色，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则是相当灵活多样的，他不仅写自由体新诗歌，还善于运用维吾尔古典诗歌形式“柔巴依”、“格则勒”等进行创作；以仅写风趣盎然的抒情诗，同时也写弦外有音的讽喻诗；不仅有纵横开合、气势磅礴的长歌，而且有简洁精炼、含而不露的短章。说到这里，不禁使我想起诗人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柔巴依”来：

每到盛夏就会有蝉飞来，
从早到晚唱个无止无休，
唱来唱去还是那么一个调儿，
天哪，你还要唱到什么时候？！

构思巧，立意新，寓意深，明白如话，却富哲理。不妨把它看作以诗的形式和语言论述诗人创作道路上的禁忌。能说不妙吗？！诸如这样独出奇想、意趣横生、显而不实、隐而不虚、发人深思的杰作，在张越为诗人编订的《克里木·霍加诗选》中比比皆是，在这里，我想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去领略它们的风采更佳。

● IV

哈萨克族自古以来就有着优秀的民族文化传承和

著名的文学艺术作品，民间文学琳琅满目，作家文学丰富、发达。早在中世纪时代，哈萨克族就有一些诗人、学者，成为西亚知名的伊斯兰文化的代表人物。在近代、现代和当代，哈萨克族更是诗人、作家辈出，他们带着独具的民族风彩步入祖国文坛。

郝斯力汗就是一位值得称道的哈萨克优秀诗人，享有盛誉的著名作家；相对而言，由于哈萨克小说创作兴起较晚，基本上是五十年代早期才发展起来，从这一角度来说，郝斯力汗可算是哈萨克社会主义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的重要奠基人。

郝斯力汗早期以写诗走上创作道路，约在一九五四年后开始发表小说，并继续写诗，但若把他的诗歌和小说相比，当推小说成就为第一。

郝斯力汗的小说创作，总是紧紧把握住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时期历史脉搏的跳动，潜心塑造出各种类型的典型人物来表现不同历史阶段激动人心的民族同社会的巨变；在情节结构上，他又善于开掘那些看来平凡的事物所蕴含的深邃的社会意义，诚如歌德所说：

“最有独创性的作家，原来并非因为他们创造出了什么新东西，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说出一些好象过去还从来没有人说过的东西。”⑤因而，他的作品，总是喷射出强烈的时代特色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也正是这一点，既是他的小说创作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又是他的作品受到人们重视和喜爱的主要原因。有的作品，还被相继译为英、俄、日文介绍到国外，这也足以证实，凡是具有民族特点的作品，才能超越时空界

限，才能具有永盛不衰的生命力。

令人遗憾和深感悲痛的是，这位哈萨克著名作家，却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竟因心脏病猝然发作而长眠了。为了哀悼，也为了纪念，张越为他编选了《郝斯力汗小说散文选》一书，确是一本具有特色的选集，犹如一幅哈萨克草原生活的历史画卷。

● V

新疆，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多民族地区，正处于对外实行文化开放的今天，正在大踏步地迈向新的纪元，迈向世界，民族文学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文学象一面镜子，反映着民族的精神和生活；文学是一种事实，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所负的使命，它在人类大家庭中所占有的位置，它通过它的存在所表现的人类精神的全世界性历史发展的阶段。”④不言而喻，研究民族文学问题，委实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社会功用。基于此，《民族文学漫评》的出版，必将是我国民族文学界一件令人注目的事，一件令人欣喜的事！

自然，这座心灵之桥必竟还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衷心希望，从这个起点出发，将出现更多的桥，让桥连接着桥，通向辽远，通向未来，通向世界。

一九八七年深秋，于杭州西湖畔。

注：

① 钟散文：《少数民族文艺研究》前言，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

族文学艺术研究所编，1982年10月出版。

② 汪天山：《访中央候补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贾那布尔》谈话录，《中国文化报》1987年第91期。

③ 《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第76页，程代熙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④ 《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第396页。上海译文版。

目 录

在心灵的桥上相识.....	王 堡
——序《民族文学漫评》	
学一点少数民族文学.....	(1)
试论民族文学的划分.....	(18)
小议民族特色.....	(34)
开拓借鉴之路 提高作家素质.....	(38)
爱国同怀赤子之心.....	(43)
——维吾尔族歌颂祖国的诗歌漫笔	
《新疆少数民族短篇小说集》前言.....	(68)
将赤诚之心献给祖国.....	(73)
——诗集《祖国，我生命的土壤》编后记	
饱蕴人民心声的诗章.....	(82)
《克里木霍加诗选》编后记.....	(88)
哈萨克草原生活的历史画卷.....	(94)
——《郝斯力汗小说散文选·代序》	
哈族文学中的小说佳作.....	(105)
——《斯拉木的同年》赏析	
维吾尔现代革命文学的开拓者.....	(112)
——论诗人黎·穆塔里甫的创作	
编后记.....	(135)

学一点少数民族文学

学一点少数民族文学，对于我们从事文学工作的同志来说，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学有许多重要特色，独具天生丽质，不学习就会缺少一个方面的知识、修养，不利于对文学的深造，理论的提高。同时学习少数民族文学将对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及各民族文学的交流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生活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工作者，无论是搞创作、理论还是编辑工作的，都应该学一点少数民族文学。具体说，有下面四方面的理由：

一、正确认识少数民族对祖国文化事业的贡献，消除和弥补历代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歧视或忽视

我国现有五十五个少数民族，有6720多万人，（据1982年统计）占全国总人口的6.7%，居住土地面积占祖国国土的50~60%，在祖国的建设和发展中，历来起着重要的作用，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力量。斯大林同志曾说：“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它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一个民族对世界文化

共同宝库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一个民族都是和其它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①这种论断，不仅从政治上、文化上讲是如此，从文学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对于少数民族在文化、文学各领域的实际贡献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消除民族间的隔阂，有助于消除历代统治阶级制造和遗留下来的在政治、思想上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实现各民族的团结友爱。高尔基在《苏联各族人民的创作》一文中曾经说：“语言艺术——文学——能促进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不同部族的人们，对于彼此的心理——灵魂——知道得越清楚，他们向既定的伟大目标前进的步伐就会越一致，越迅速，越顺利。”的确如此。文学是促进民族了解的最好媒介，学习各民族文学，是促进各民族团结和友谊的最好的手段之一。遗憾的是，我们过去的文化史、文学史，不讲少数民族的文化、文学，即使讲到，也都消溶、混同于汉族文学之中了，没有从多民族的角度去研究和阐述这个问题，这不能不说这是历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编著中的一大缺陷。

其实，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由多民族文学组合、交融而成的。汉族确立于刘邦统一全国的汉朝时期。在汉代以远、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文学是多民族的。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主要是北方黄河流域华夏族的民歌，稍后的《楚辞》产生于南方荆楚之地，那里的人民并不都是华夏族，主要是苗族，还有其他民族，是当时的少数民族，其文

化主要是巫文化，这种巫文化与华夏文化的结合，便产生了以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因而屈原的《离骚》、《九歌》及其它楚辞作品的风格与《诗经》迥然不同。春秋战国时的诸子散文中，《庄子》就明显地受了南方楚文化的影响，因此在风格、气质上，不同于《孔子》、《孟子》、《墨子》等其它各家。在《孟子》中，有楚人向北方学习的记载：“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可见那时南北方不同民族的人民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的。而作为汉代文学的正宗“赋”和乐府，正是在先秦的《诗经》和《楚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就说明，汉族文化是古代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汉代以前如此，汉代以后又何尝不是呢？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很好的北朝民歌，已经写进历代文学史中的，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的民歌，如《琅琊王歌》、《折杨柳歌》、《敕勒歌》等等。《敕勒歌》是北齐名将斛律金所唱的敕勒民歌。敕勒是当时居住在漠北的一部分游牧部落的名称，又称高车、丁零，即以后的维吾尔族。这首诗，脍炙人口，已经写进维吾尔文学史。至于中国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如元代散曲家贯云石是维吾尔族，元代诗人萨都刺是回族，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是满族，清代小说家蒲松龄是蒙族，曹雪芹是满族，当代作家老舍也是满族。他们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是有口皆碑的。但过去并未从多民族的角度阐述这个问题，而是把他们混同于汉族作家，把他们的作品消溶在汉族文学之中了。这无形中使人忘